

趙寶峰先生文集

趙寶峯先生文集卷之二

古詩

送達里月沙縣尉

天生烝民萬物之靈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  
婦婦是謂彝倫彝倫弗斁天下永清○天生大  
君乃聖乃神克用君子化彼小人用人弗忒天  
下永清○赫赫皇朝明於用刑弗及無辜惟伐  
不仁有綱有紀天下永清○勗哉我侯惟廉惟  
貞勿謂官小勿驟以升皇皇大邦慎選賢明賢

明在位天下永清

南山

南山美沈節婦也節婦居南山之下其德如之故作是詩以頌

天作南山既高且孤爰有節婦蚤年寡居克安乃節至老弗渝豈惟諸嬭淑德之模凡為夫者亦宜何如○天作南山巋然峩峩爰有節婦訓子實多厥子良心終不滅磨豈惟諸母淑德之科凡為子者亦宜如何○魏魏南山常靜常止

知幾萬年弗變弗異賢哉節婦秉心不貳宜爾  
永年懋膺福履厥子克孝奚獨甘旨溫恭清嘉  
惟德之趾

贈李原善北游

天作燕山曰維帝京人物林林車馬鱗鱗○天  
作燕山曰維帝京豈無周孔論道經綸凡厥臣  
民靡不有所曰○蕩蕩上古大道平平卓彼先  
覺叙我彝倫胡外是文靡心是明○蕩蕩上古  
大道平平維父維子曰君曰臣誰謂斯民厥性

靡清○蕩蕩上古大道平平吾子行矣莫匪天  
經朔風揚沙誰云苦辛

悼周底道

湖水洋洋其流孔長良朋不見我心悲傷○湖  
水洋洋湖山蒼蒼我思古人天行之強萬世所  
賴胡命未亨○湖上良友先逝已矣我心茫茫  
吾奚在世吾奚在古惟忝所生○嗚呼一日匪  
短百季匪長吾昔誨女斯道莫量

送葉伯奇入官

朔風冽冽海天茫茫良朋告別我心皇皇○既  
卜隱居花嶼之陽既有諸賢可以徜徉豈宜今  
日有茲遠行○吁嗟大道不明久矣矧我後進  
流俗靡靡正喜幽人所居依道門我清明滌我  
塵滓庶其有賴日新無已不謂此行匪人可止  
○蕩蕩上帝厥鑒昭然福善禍淫至公無偏吾  
友伯奇道心本全落落默默融融淵淵於人弗  
欺常畏於天○矧今執政篤於敬賢豈不念女  
孝心虔虔豈不容女奉安尔父以享高年

又

寒雲陰陰不雪不雨之子啓行殆往何所海隅  
山城今為樂土使者招賢孰敢不去○寒雲陰  
陰不雨不雪之子啓行何其急切海隅山城博  
收英傑使者命嚴莫敢暫輟○美哉君子邦家  
之基敬奉庭闈維時之宜矧爾嚴父既老且衰  
一則以懼一則以喜予小子某亦坎坎不已

送友

美哉慈谿其水洋洋至動而靜實維故鄉慈谿

之陸其人如玉駕彼白雲翱翔上國維淞西東  
豈無諸公世教淪落我心混融美哉慈水悠悠  
之魚載沉載浮爰得我所之子涉途握手踟躕

題節婦方景淵母翁氏詩卷

人言方氏母守節良不易吾觀方氏母行其所  
無事寡居四十春坦然無所嗜事上孝且恭訓  
子慈且義閨門衽席間藹藹生和氣老安而少  
懷家肥自茲致孝義人所同光輝燭天地惟彼  
昏者多方母斯為異三綱人之常吾人母自棄



送阿里擇之都目之浮梁

古人在畎畝尚不忘乎君為官不盡職何以為  
人臣吾觀四海內茫然浩無垠兵甲尚未息傷  
哉此良民省臺與州縣冠蓋多如雲真知小民  
苦落落今幾人先生業儒術其才尤出羣皇朝  
有此老合置要路津白髮已滿髻青衫不掛身  
鬱鬱淹下僚壯志何由伸天寒途路長北風揚  
沙塵勗哉加飡飯此外安足云

送宗元始和尚之天竺維那

無上大菩提萬古光熙熙上人自有之捨此將  
奚為百年能幾何靜思良可悲夙緣何來追行  
意難遲遲扁舟發鳧磯去去西湖湄美人寢相  
離何以寫我私西風楊柳枝南浦秋月輝物物  
皆吾師愿言毋或違鬱鬱浙江西青山亂無數  
招吾始上人兩驂往如舞大道至圓通豈容拘  
定所不敢贊公畱矧敢贊公去自古達士心行  
止難云喻無南北東西惟住於無住良朋六七  
人明月鳧磯路何以贈子行長江一聲櫓

題羅伯溫畫扇長松下 一人臨流把釣

落落長松下盤石臨清流老子是何人獨坐意  
思幽靜對歸然山仁心孰與侔既有屠龍手而  
忘斯世憂

贈友

幽芳其美矣托根蓬蒿中有華紅灼灼有葉青  
叢叢頗足出塵意殊乏媚世容紛紛入識否一  
團春自濃○良人遠方來所志在大道對床夜  
話長不知天已曉山禽忽一聲隔窓送佳報攬

衣起徘徊光風正皜皜我素無機關不聞秘天  
寶笑問東籬花粲粲為誰好○鬱鬱慈谿曲清  
曉端不俗小子宜開窓青山待刮目微風落幽  
花好鳥鳴嘉木友生遽言別倚闌惟穆穆○之  
子來游日萬木春色微豈謂重別處敗葉鮮在  
枝人生良會少矧復遠別離冬雪尚未下南風  
以為期回首西江路使我行遲遲○東籬晚節  
花西風楊柳枝悽然寂無言為我傷離悲○一  
日復一日袞袞如逝波回首老成人所存能幾

何萬物皆有斃此道不滅磨彼美一片玉可不  
求切磋矧凡天下士良心本中和誰云顏氏子  
獨冠德行科

題修永齋

萬物有存亡道心無生死維彼有道人不為物  
所使此心昭且融湛若秋淵水事物淵中象變  
化無纖滓晝夜常光明寂然意不起日用云與  
為何曾有終始應酬雖交錯安安而疊疊動靜  
妙自一學力無作止敢問修永齋如斯而已矣

○達士遵常道終期有大成已知神不死何必  
慕長生晝夜常如是始終無倦情所修能永久  
雅稱此齋名

上方右丞

天地賦萬物各隨其所生明鑑照萬物亦各隨  
其形大人用人品權衡得重輕量材予官爵一  
一協輿情人各供乃職庶政咸有成吁嗟予小  
子愚昧百不能學文不知道學武不知兵何人  
不我知譽我以虛聲上官既見錄微民散不承

惟恐負所任後悔不可懲默自量已力夙夜惟  
戰兢何以竭駑鈍仰答賢公卿惟有一愚朴不  
好利與名自揆德未修深慚道未凝豈敢強所  
短上昧日月明

送友入官

青山高疊疊白馬去駸駸有德人如玉何時別  
盍簪方欣天霽朗無復雨霖霖還可歸湖上從  
容步綠陰○天地生人物從來本一家如何分  
彼此各自有夷華妖氛暫時事春風是處花聖

皇能混合無慮亂如麻○天台山頂上必有道  
人家好覓同心去休教兩鬢華清明身上寶名  
利眼前花知子能仁守何憂意侶麻

題陳搏瞑目圖

華山高卧知不知山川草木生光輝何方瞑目  
一視之直到而今眼未開先生尚欲待阿誰

送張敬輿赴大都

生平雖不好功名未嘗一日忘吾君何不上天  
陳良策却在青山看白雲鯁生不是傲斯世既



不能武又不文甚慙周孔我未及敢望姓字聞  
公卿三抱遺經發長嘆凜然林壑生寒磬吾鄉  
張子今俊傑抱琴挾策游皇京謾向西齋索紙  
筆靜坐梅花寫我情居庸風高千萬丈遙知子  
來分外青丈夫高節宜自尚慎勿枉尺安小成  
近聞朝廷復古道推辟將相惟賢能好把佳音  
蚤報來使彼大老咸作興我才固短我心赤也  
當策馬登修程

思齋進士中秋對月有作丁緝熙以和章

見教不免申所懷非敢為文

西風不負中秋夕  
淨掃晴空如水碧  
等閒惠我白玉盤  
不用華山赤土拭  
令人兩目生靈光  
洞照乾坤渺無極  
誰家不是廣寒宮  
更於何處尋清閒  
長笛一聲獨倚樓  
從來志氣輕封留  
何妨將心比秋月  
未應斯世無間丘  
况復瓊樓慶佳節  
天仙盛會當今秋  
諸公本有折桂手  
還知月裏花開不

中秋之夕思齋進士約諸友遊寒碧亭適

人事不齊竟沮佳興緝熙悵快不已有詩  
來余嘗贅韻殊非止乎禮義者不以答之  
因紀其過為他日自訟云

回首西郊日又夕一聲長嘆秋虛碧好風空送  
明月來凝塵滿榻無心拭嗚呼尼父是何人事  
業光華天罔極先生殆亦知我懷期我山中賞  
幽閒生平視世如蜃樓不羨三起要三畱東山  
寒碧好高卧天工未許借半丘今宵自副夙所  
願况復對月當中秋無端清興竟烏有耿耿不

昧君知不

續聞是夕諸賢列坐北村館賞月迨夜半  
偕偶不得與乃引筆再贅韻發一咲云

荒郊煙雨日如夕趙偕乞食眼睛碧誰憐喪家  
狗纍纍敬齋下榻為拂拭生來不識一箇字也  
學商箕論皇極貴人厭聽掩耳去惟有幽花伴  
清闌平地未起十二樓安使神仙為我留直欲  
蓬頭跣足去甘心枯骨堆荒丘不知北村有嘉  
客高歌浩飲延中秋盃盤狼籍有餘肉還憂野

外民饑不

是夕月有食之緝熙又有詩來不免驚龍  
非好為文也

六年八月十六夕黑氣東來貫虛碧看看明月  
失光彩安得止天為一拭使我駐目不暫捨幸  
存餘光慰公極猶勝去年八月中玉宇瓊樓竟  
寥闕呼童淨掃翫月樓無素妖物尚遲留此時  
直欲告天子特潔牲牢祀圓丘祈天速正太陰  
道惠渠四海一輪秋永如唐虞盛明世日月不

貧人知不

贈李原善北遊

三山李宰公至貧乃有古人風不為黃金作民  
害寧甘餓死溝壑中皇天自無私下佑乃子心  
學通夙夜欽明大聖訓前迷能頓掃詎非人中  
樞庭闈上下愛敬生閨門衽席宜雍雍有是父  
有是子一家和氣如春濃此樂實我夙所好至  
今未遂中心憂忡忡正藉斯人作儀表無端朔  
風吹上居庸峰敬常太史具老眼昔日辟之不

肯起已知吾子非阿蒙矧今吾子又非昔所此  
此公當一見天下凡馬空眷茲孝友子大意頗  
與孔門漆雕同眷茲孝友子未應使之遠望白  
雲千萬重光風軒下蘭蕙佳便當歸來樂我春  
融融

題蕭吉卿懶齋詩卷

先生以懶名齋諸賢贊詠無庸贊辭然  
余小子縱觀世事如斯亦不勝其懶反  
顧已德不修不勝可憂遂自述鄙懷以

請教云

人生斯世兮如浮漚富貴不足榮兮將焉求靜  
夜獨坐兮何悠悠寂無所思兮有所憂天地恒  
教我兮胡不自修清風吹我兮清我耳明月照  
我兮明我眸豈不見天行健兮晝夜不息地行  
水兮晝夜周流予小子乃因循兮春復秋昏昏  
而逐逐兮何日休

題嚴子陵

書曰天位艱哉光武既登天位為大君



巖光雖故人臣也徵至闕光武與同寢  
私與雖私之其如義何巖光卒犯不臣  
之罪釣臺遺風穢德也吁君君臣臣如  
是乎余不勝太息而為之歌曰

富春山兮桐江流子陵垂釣兮豈直釣嗚呼漢  
帝兮意何求將求彼兮嘉謀歆吁嗟客星兮溷  
九州彼桓文之無道兮挾天子以令諸侯猶知  
有綱常之不可廢兮我心悠悠

題光世墨龍

龍兮何為而昇雲兮何為而從雨甘霖茲從何  
來斯人心兮天地通胡為乎自間隔瞻彼雲兮  
神彼龍安得斯人兮內蒼生於燮理之中

和負暄行韻

天為屋兮地為床巍然獨坐老不僵大道不行  
宜守節飢飡薇蕨渴飲湯隆冬風雪雖凜冽豈  
能摧我鐵石腸其間自有中和氣不須曝背於  
朝陽生平不願五斗米直甘潦倒居柴桑從他  
車馬炫鄉里從他朱門飫高糧從他諸公袞袞

上臺省從他滿室金衣裳夫夫豈間為己甚老  
鶴不可隨鴛鴦有時從容入山去忽見野翁依  
短牆遙然相與負暄坐氣味頗合清話長融融  
如在春風裏不知人世多冰霜曾點漆雕開於  
此見大意吾人其可不兢兢業業虛度其肯光  
會方景淵羅彥威諸友後寫此以謝

杜湖之山高且青杜湖之水澄且平水光照我  
何皜皜山色於人有道情山高水澄真可樂此  
心玉瑩無纖塵春來連月苦霪雨一朝雲散天

開晴湖光老農亦淳朴揮秧刈麥咸忻忻父子  
相呼復相應禮貌雖殊情自親太上遺風隱然  
在孰謂民頑不可馴天生烝民本好德祇在君  
子能經綸我雖不能事耕稼見此民俗知天真  
清風明月頗知我開我襟懷怡我神忽思山北  
二三友幾年隱居湖水濱不將踪跡入朝市閒  
中妙景應深明魚躍鳶飛豈他物花香竹影皆  
吾春我今遠來訪諸友相交雖舊相見新入門  
未久便呼酒烹鷺蒸鱔煎金鱗坐對湖山酌春

酒酒酣盡把肝膽傾高談闊論太真率最喜黃  
河七日清從容熟講安民事便覽春風滿座生  
即今天下多英傑安知大道亨不亨諸公他日  
定高舉須記今朝有此行

題引子龍

黑雲萬里隨長風白日失色天濛濛老龍翻身  
出海底瞬息之間升太空小龍奮躍力尚微舉  
頭大叫追其宗老龍正飛復回顧輝輝紫電生  
雙瞳浩然神氣兩相接其間變化難形容秋蟾

老子寫此圖野夫一見心忡忡苦念蒼生久枯  
槁焚香再拜心肅恭上祈老龍垂惻隱特遣龍  
子施神功四時膏澤及時降大有五穀年登豐  
風不鳴條雨破塊厝民壽域時熙雍龍兮龍兮  
有功如此斯不失其為真龍

絕句

送宗元始和尚之天竺維那

覺來何處有鐘鳴寒碧山中正五更遙想高人  
思我處霜華月色半窓明

數聲鐘罷木魚鳴  
不管桑田幾變更  
惟有西來  
意無限一溪寒玉照人明

上人自有荆山玉  
豈愛驪龍領下珠  
楊柳湖邊  
天未曉偶隨孤棹落西吳

前途湖海渺無涯  
奪我高人出翠微  
幸有秋光  
在吾道西風江上白雲飛

臨別惟拈一朵花  
不謀何處是生涯  
非吾道友  
太清淡多少無家却有家

住三山重過雙津孫氏

憶昔曾瞻三老顏子孫玉立盡班班誰知二十  
餘年後又上新樓看好山

題三山畫竹扇面

極目湘江與渭川蓬蒿滿地不堪看誰知今日  
三山上却有清風一兩竿

題梅圖

老梅雪裏自藏春隨處開花無世情人似梅花  
方不俗玉堂茅舍一般清

題童君稽山行卷後



偶閱稽山行卷詩梅花也  
唉我愚癡太羨玄酒  
有真味曾許庸人俗子知

皇天蕩蕩絕無私  
何不秦餘生仲尼  
誰料漢唐有天下  
纔能文飾是明師

先生心地本虛明  
歸築幽居暢我情  
應怪鑑湖千尺浪  
不知建水一泓清

題梅花為羅彥威作

在常明齋

久矣江南無使人  
忽然見此一枝春  
山川何處不冰雪  
誰料陽和意外新

莫道羅浮無可入一枝先吐臘前春  
常明子日看孤芳德日新

題羅時中梅圖

花開不待春風吹豈待時人題  
好詩未識漂梅詩大旨徒然東閣亂尋思

題時子中墨龍

敢告同門時子中大哉龍德可形容  
昔年既已通乾卦莫逐時人贊所翁

題王原章紅白梅

破原章詩意原章詩云千年萬季老梅  
樹三花五花無限春不比尋常野桃李  
只將顏色媚時人

桃李無言自可人梅花紅白亦精神  
大安天下無難事一視同仁萬物春

代諸友贈李原善北遊

皞皞洪荒道混融無端龍馬泄天工  
羲皇已懼淳風散立我生民一畫中

天下詩人盛似麻誰知吾子達無邪  
雲林深處

玉堂客為捲疎簾看雪花

道人過我語更深未必黃鐘是俗音諸老送君  
詩句古溪山秋意愈蕭森

題顧宏可梅花

長夜人誰喜看梅一枝隨月上窗來小齋清坐  
顧宋可此際能無道眼開

題梅書於周砥道宅壁間

此梅至古至新奇應是江南第一枝莫遣當衢  
逢驛使清標未許世人知

老梅愈老花逾妙幾度相看正眼開不道夜深  
人正睡一枝隨月上窓來

千萬山中有老梅偶然折得一枝來誰人不是  
尋芳者爭柰山荒路未開

題董孟陽梅花扇

東君未必不相容白玉花開二月中祇恐園林  
大寥落故教雪裏有春風

寄馬鞍山偉極元長老

馬鞍山上有楊梅我欲登山也快哉待得楊梅

成熟後海風吹我到蓬萊

見說馬鞍山頂上四海皆歸一望中有箇高人  
無所著巍然孤坐月當空

題葉伯奇墨菊圖

不到東籬知幾年菊花依舊可人憐何妨且對  
南山坐吾道窮通信有天

贈李可道

可道日間靜觀已見虛明之妙但閉目  
及夜間則不如是未免有觀虛明之意

終二而不一十七日夜忽悟蛙聲無際  
皆在目中前後晝夜一虛明混融自然  
而然非意識所能及可道請識遂作詩

曰

可道已能觀皜皜柰何閑目竟昏蒙瀟瀟雨後  
松窓下忽悟蛙聲在眼中

大道元來觀不得有何南北與西東自然妙眼  
觀無際混混虛明晝夜同

贈馬易之遊大都

雙峯一見馬編脩今日却從都下遊為問玉堂  
危學士聖賢治務可行否

謝諸友

古人一飯報千金我亦能忘諸友心只恐死灰  
終不灼泰山徒峻海徒深

從他百鍊是真金無限乾坤我道心明日三陽  
交泰也此懷何事若臨深

讀易

曾將觀者用工夫空洞無邊包太虛豈料道光



和意象毫釐微異有殊途

未離意象四箇字昔日頻看祇等閑豈把砒砒  
為美玉錯教和氏泣荆山

呈太守

野人曾讀安民策却愿三公一講明仰首燕山  
雖咫尺布衣不可入朝廷

今日選來賢太守朝廷不任等閒看小人素有  
中心赤豈倦半山行路難

平日好論堯舜道豈無一語出忠肝雖然太守

不疑忌塵世令人開口難

天下至公人絕少爭教諸子不生疑  
皇元宇宙大如許未必無人學聖師

九日

當今世事正堪嗟無酒何妨對菊花  
遙想登高無數客是誰能得近楊家

諸公何必重咨嗟小草沿湖也著花  
况有南山依舊在黃花今不屬陶家

送楊大章往江西

因尋訪先世楊文元公遺書或遇知音  
者求其刊板以垂于後

誰能挽取慈湖水散作甘霖遍九州  
命世英材今不乏此行還遇此人不

律詩

題慈湖書院山長徐勉之女刲股詩卷

縱讀人間萬卷書身無實行亦徒為良心九死  
誰不變去聖千年今可悲慈母刲床嗟病久引  
刀刲體只心知世間落落奇男子看取徐家小

女兒

送宗元始和尚之天竺維那

白雲本是無心物不着高僧半箇閒  
纔買扁舟到鳧繹又飛長錫上吳山  
幾年分道為三教何處容人露一班  
此去如逢善財子好言慈水碧潺潺

至正二十三年之春登清輝樓適春雪大  
作北風凜然明仲先生不可得而見矣  
不覺悽愴故作是詩以悼之

清輝樓上好徜徉今日重登感慨長世事不常  
春雪下故人無矣北風涼仰觀老樹還堪惜回  
視諸孤亦可傷否極泰來雖有日憂心悄悄豈  
能忘

題浦江士夫錢童君詩卷後

浦江吟官其偶耳易水歸興曾浩然且讓無公  
在雲表謾栽五柳列門前北林堪就廣居賦東  
海新添小洞天惟覺京華如昨日不知人世又  
今年

和葉伯奇韻

天命窮通各有時道心虛寂浩無涯  
匡人弓劍雖堪畏孔子絃歌自不衰  
誰料斯文終未喪元非庸衆所能思  
此生堪嘆還堪咲明月清風付與誰

代諸友贈李原善北遊

一聲鐘鼓南柯夢堂上人教上大都慈  
水岼邊別我去小春梅杪著花初當今  
明主尚文德率上蒼生仰太虛握手潛  
然淚雙下凡為臣子合

何如

誰道人心皆不仁，偶隨流俗昧天真。果然廊廟  
開賢路，未必山林無好人。自古妖氛迷皓日，當  
今皇帝恤黎民。承流宣化有君子，定識儒生不  
為身。

袞袞姚江過十春，天教一旦出垓塵。青山深處  
訪佳友，黃鳥聲中識古人。頓把詩書明日用，不  
因文字昧天真。傍花隨柳皇都好，華蓋山人可

問津

何事柴扉盡日關此心豈是厭塵寰人纔好古  
偏謀拙澤不加民分合閑一樹梅花新月下數  
椽茅屋白雲間夜來忽作玉堂夢論道經邦悅  
帝顏

沈雷仲有詩壽其族叔母顧節婦適酒醉  
再酌之間率爾次韻以上

歲月長兮鬢未絲此心潔白老天知惟聞大義  
當貞節豈料遺孤成孝兒有德堪編列女傳無  
邪不愧衆賢詩高堂坐對南山靜此日年季進



壽卮

安閒吟

人無固必自然安有意於安便不安未悟困中  
無不豫豈知難裏有真安世間物欲非吾願天  
下人安是我安之子襟懷至開闊何嘗戚戚不  
安安

人無動靜自然閒有意於閒便不閒未悟否中  
無不泰豈知忙裏有真閒世情榮辱皆虛幻斯  
道昏明豈等閒自喜此心常不朽事如天大也

閒閒

呈方景淵羅彥威

杜湖湖上雨初晴獨與山童緩步行每嘆雲蘿  
迷日月誰知天地忽清明仙岩幸有仙長在道  
友何憂道不成乘興遠來非偶耳要尋知己吐  
真情

人生各有謀生計我獨為人何太愚不藉良朋  
資粒食已成餓殍在溝渠癡心常想地天泰成  
在末應賢聖無千古湖山風景在諸公亦不是

凡夫

吾人惟恐失天真豈患區區六尺身對客有時  
閒講道奉親無物也憂貧高山流水應知我明  
月清風自可人長唉一聲天地闊誰將斯道覺  
斯民

紛紛年少趨名利三友潛心北海濱淵老温温  
能慕道威公落落善居貧素聞瑚璉非凡器不  
厭簞瓢是達人有用真材天下少姓名未必可

沉淪

一春多雨暑新晴  
謾向湖山靜處行  
碧嶂空餘千古意  
冰壺照我十分明  
安知林下無英傑  
終見雲間有老成  
白晝正長人不倦  
閒中儘可察民情

送伯奇入官

目斷斜陽鴈不來  
碧空無畔絕塵埃  
此心久矣堅如石  
生意蕭然冷似灰  
之子入官偏跼躅  
誰人為我暫徘徊  
秋風已到桂枝上  
借問綠何花未開

又代諸友作

濟世安民大丈夫襟懷落落有良謨堪扶聖主  
施神武却向深山守靜孤小子方期同讀易無  
才正愧匪真儒采薇獨步長松下欲贈佳言一  
字無

昔年君是富家子今日清貧樂自如曾讀緇衣  
能下士閒彈長鋏嘆無魚天台自古多人物吾  
子端非小丈夫何患此時無厚祿惟脩己德有

雜著

贊觀音大士

常人咸以為目能觀色耳能聽聲而大士乃令  
身生觀其音聲即得解脫元善近日因是訓如  
脫桎梏見聞圓融無有分隔不勝悅懌以此旨  
奉母夫人持大士畫像囑余秉筆誌之并請一  
偈發揮屢辭不允庸出愚見恭求哲人是正故  
為之書而贊之以偈曰

常人有耳目聽聲而觀色大士無耳目觀聲而

聽色聲色咸空空觀聽俱寂寂聲色卽觀聽觀  
聽卽聲色貞性無物我混然實融一鼻舌及身  
意皆空空寂寂光明大圓妙無生死今昔常人  
皆大士奚為自昏溺妄分耳與目各迷聲與色  
否則離聲色耳目住空寂物我既分隔終非性  
真實嗚呼吾常人觀聽本融一觀聽若融一光  
明現寂寂

贊銅鋌伯華

吁嗟乎銅鋌伯華吁嗟乎銅鋌伯華何吾孔子

獨懷汝而嘆也嗚呼三代衰天下無定賢哲幾  
何微吾孔子使天下後世不聞女之行也嗚呼  
孔子嗚呼孔子嗚呼銅鑿伯華

贊無言妙和尚

我法妙難思如何可言說無言妙上人太虛一  
輪月

贊宗元始和尚小像

望之儼然彷彿宗元誰具佛眼識我宗元

代揚天章祭子文



父敬致禱奠于故仲子惟禮嗚呼惟禮嗚呼惟禮  
禮胡為棄我而去哉胡為棄我而去哉親朋長  
上無不嘉汝靈臺篤實淳良正直不回殆可承  
先世之正學殆可見汝道心之大開嗚呼惟禮  
父母兄弟夙夜望汝成材豈期三四日間遽殞  
時疫之災嗚呼惟禮今既早去何似休來徒使  
父母中道悲哀嗚呼惟禮來既不由汝去亦不  
由汝惟有此心虛明廣大無來無去無壽無夭  
無我無汝今汝形既死矣庸即附葬于祖墓惟

汝心揀舞方無所宜遵聖訓無忝是祖不昧道  
心之光明勿謂此道有今古

代伯竒祭妻兄孫伯瑜

敬致祭于伯瑜尊眷兄之神嗚呼人之生死如  
浮雲聚散耳奚足為意惟大丈夫不因生而有  
益不曰死而有損清明廣大至靜至虛變化霧  
通無形無體夫如是孰得而有損益於我哉吾  
子必洞達此旨斯為大丈夫也

代大章祭周砥道文

歆致祭于故友兄砥道處士周君嗚呼吾道衰  
微知心之友如晨星之稀吾友砥道來居湖上  
之心非獨他人鮮知之雖同室之人亦未深知  
曩者欲卜所居遍於邑間相度皆不如意特居  
湖濱良有所為豈惟厭彼塵煩好茲清致原其  
本心殆亦為道而已厥道惟何無彼無此歸然  
湖山澄然湖水大道之妙匪動匪止庶可與諸  
道友徜徉以明先聖垂教之大旨十數年間諸  
友往來湖上情話疊疊或登山或臨水竹間松

下相與盤桓不知其幾有時講明古訓有時閒  
談世事舉茶對酒之間真情發見雖未知其守  
純一灼見其有洒然出塵油然無滯之意思而  
天性質直嚮道無偽殊非世人所可知未易心  
思而口議惓惓此心不慕流俗之富貴惟日望  
大道之亨終期無負於素志豈料遭時多艱遘  
疾弗起嗚呼哀哉砥道今生已矣無時之何矣  
予小子忝居親友又况所居伊邇朝夕相過交  
情篤至何以告之以解吾友所憂之意區區下

情竊謂大道之泰否自係乎時運之通塞何干  
吾生死之事砥道之心本自泰然清平無滯無  
倚偶或憂鬱偶或歡喜無過如太虛浮雲之變  
化耳矧砥道昔非生今非死亘造古極來今常  
如是湖上之山依然高湖中之水依然竒惟不  
見砥道我心實傷悲然砥道之心只如斯砥道  
之心只如斯先聖所云夫山巋然高水哉水哉  
之旨豈昔有悞而今昧之歎惟吾友砥道之神  
無所不通無所不之必亨此真必鑒此辭

代李元善送葉伯奇之台州詩序

東平李善流落慈谿惟晷講學不幸遇世亂未  
得歸故鄉人或侮之不敢怨人或顧而問之每  
舉孟子之言而告之曰人性皆善人皆可以為  
堯舜不以唐虞三代所以事君者事君賊其君  
者也不以唐虞三代所以治民者治民賊其民  
者也自秦以來漢唐盛時尚不免有賊其民之  
事矧後世又有遠不及漢唐者乎今人苟不夫  
明堯舜之道即百姓日用之心豈能深信唐虞

三代之政可以行於今日絕無高遠難行之疑  
所幸者邇年來疑而不信者固多不疑而深信  
者亦不乏其殆上天欲亨斯道耶一日獨處湖  
山間伯奇來別共坐良久適此時天宇清朗南  
風徐來天然道妙絕無古今之殊不覺慨然有  
感遂作歌以贈之

為伯奇學清虛而書

凡日夜云為若恐迷復則於夙興入夜之時宜  
靜坐以凝神

凡日夜靜坐之後若即寢席無非此道若非此道不即寢席庶不失雖寢而不寢之妙

凡得此道融化之後不可放逸所寶者清泰之妙猶恐散失宜靜坐以安之

凡除合應用之事外必入齋莊之所靜坐凡行住坐卧雖未能精一亦必有事焉雖應酬交錯之間未能無間斷勿忘亦可

書示門弟子

陸子靜亦未知子思孟子之是非錢時小人行



已著書趨時悖道罔衆千名乃斯文中之大罪  
人也天下公論所當誅斥修史者乃贅時於聖  
人道統之後偶未知其似是而實非耳

常明齋銘為羅彥威賦

常清常明昊天罔極久矣重瘴為我目疾殆天  
垂教玉成厥德何以領之庸潔齋室夙興入夜  
於焉自敕爰肅我神落落默默凡有閑暇不敢  
他適坐對南山巋然幽寂徐行佇立天然有則  
雖入寢處罔敢肆逸夜靜人定從容即席我躬

清泰匪勞匪逸雖出應酬敢縱意必素願溫恭  
敢大聲色矧吾舊習未易消釋是宜持拱以儆  
以律於戲斯齋保我太極至清至虛昭明宥密  
敢不於斯孜孜無斁動靜無二自茲有日常清  
常明變化莫測大哉乾元行天不息萬病潜消  
在吾精一敢誓神明自懲其失有則改之在乎  
頃刻無則已之不勞思憶君子坦蕩小心奕奕  
宜民宜人受天之祿

趙寶峯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附錄

世敬堂記

堂在寶峯書院

世敬堂者何南京吏部驗封主事慈谿趙君原  
實之堂扁也堂之扁世敬者何原實嘗讀師尚  
父丹書曰敬者萬世之義遂取以名其堂焉則  
何以取於世敬也原實曰文華家世自宋魏王  
廷美之後數傳至少傅公遷卜居于慈谿終宋  
世宦弗替逮元有寶峯先生偕者潛心理學倡  
道東南游其門者多有顯名再傳至

國朝諱淳者以明經召為杭州司訓與同邑王尚書公來陳祭酒公敬宗友善邑中稱三人傑焉杭州之子增即祭酒公壻也與弟坤俱篤學坤登進士而增以老隱生子廣宗亦業儒不第教其二弟皆成立而仲繼宗亦進士云廣宗生子諱孟封主事即文華父也仲承祖訓績學著名累舉不第恬澹自若教文華兄弟務身心學以續寶峯之緒蓋寶峯之學先於主敬靜見道體又能因時變通無所偏窒雖未嘗沾一命

典一邑然而郡縣守令多執弟子禮受成法為良吏蓋趙氏自杭州以來皆績戎寶峯而敬承之者也惟文華孤闈寡聞進寸退尺故堂扁世敬固將昭前人之明德寔以旦夕起居省愆黜過奉以周旋無忘寶峯之道也涇野子曰嗟乎原寶之尚志矣夫敬者德之聚也故孔子以敬身為大而文王於敬止則緝熙之皆丹書之旨也原寶以是扁堂而用諸身焉豈惟可昭前人之德乎且原寶才明而志美學博而行篤一與

人交輒見底裏人有善雖弱不凌有非雖勢不  
護若又能從事於敬當其學之成也雖以修己  
之敬安人安百姓也不可乎寶峯隱於前元而  
未顯原實用於

聖世而大行此雖於寶峯之道煥乎增光亦有  
餘也

嘉靖十三年冬十月高陵呂柟記

後序

繼宗齟齬時聞先君教庵有曰高祖諱偕字子  
永近宗慈湖遠接洙泗以道學鳴於時向慕尊  
崇者樞衣雲集及長見府縣誌儒業項下記子  
永志尚敦實不事矯飾以舉業為富貴之梯無  
身心之益遂棄不習及讀楊文元公與象山未  
紫陽問答講論所著遺書恭默自省有見於萬  
象森羅混為一體吾道一貫之意乃曰道在是  
矣奚事他求遂隱居於大寶山之東麓鄉弟子



烏本良烏斯道輩多從之日舉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之言以裁小子狂簡學者稱為寶峯  
先生常思孔子以道設教而無一日忘天下之  
心雖處山林恒有憂世之色人或勸之仕則曰  
吾宗室裔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元耳邑令  
陳文明嘗及門受業執弟子禮每以道德刑政  
民間疾苦啓之於是蒞政不間私智民多感化  
其憂世之志多諄切於文辭之間鄉人欲刻以  
垂教戒因兵燹散失近得於慈湖之孫楊肯濟

又得於樂中之孫向純夫幸賴天不喪文地未  
墜道鉅梓間姪孫文華亦同繼宗之志遂次成  
帙而欲繼宗序其事於是及其詳畧之顛末焉  
時

嘉靖十一年壬辰十月之吉嗣孫廣東僉事趙  
繼宗謹序

仍孫文華曰末世道晦俗尚風靡人自為學  
竊聖言之緒而更飾其門戶諸所傳率贅疣  
駢拇茫然無補於世教君子謂之木災焉寶  
峯先生私泚慈湖篤信聖道發為文章平正  
通達不事於文而寓理淵切讀之初若無味  
既而玩之不能釋至於佩服終身立身行政  
信乎鑿鑿可師文華是以不敢自秘出之人  
人俾共知向守然猶懼災木之病媿親之嫌  
乃以質之有道咸惜夫見之弗廣弗早也其

所與許尹書及治縣權宜雖為門人邑務設  
然徹古今通上下一夷險微可師其意顯可  
見之行不啻世儒迂談美觀而已又其嘉樂  
山川自得師友備嘗飢困曾不為動殆與浴  
沂舞雩絃歌陳蔡前後一致故以為先生非  
徒飾言立戶者也爰掇其遺集梓之或以先  
生尊揚太過嗣聖太狹謂先生誠慈人也要  
之景行先哲卓見定向夫自有在予小子何  
喙焉嘉靖癸卯春正月庚午識